

周禮正義

冊子

周易正義

卷一

周禮正義卷五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小司馬之職掌

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

疏注云此下字脫滅札爛又闕者字脫滅及

札爛謂此職止存首尾二札而一札之中字復脫滅不具札闕謂此職中闕闕文甚多及下三職全闕說文木部云札牒也札即簡策賈聘禮疏引鄭論語序謂禮經之策長二尺四寸又鄭書注說一簡文三十字此經策札或當與彼同以下四職札並爛闕未知所闕幾札此職首僅存六字未存凡小祭祀以下二十一字皆歎於鄭所言之簡字數明其為爛脫蓋字脫滅者由於札爛闕文多及全職闕者由於札闕故云札爛又闕賈疏謂言脫滅者直據職掌下一經脫滅札爛又闕者以其下經簡札為韋編折爛闕落說殊未析云漢與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者者賈疏云此闕與冬官所亡同日皆為遭暴秦燔滅典籍漢興購求遺書不得也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疏

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者小祭祀即酒正之

小祭肆師之小祀司服之羣小祀也賈疏云小祭祀以下至喪紀皆蒙小字對大司馬大祭祀之等小會同謂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王使卿大夫與之會同言饗射師田皆是諸侯卿大夫來聘王還使卿大夫與饗燕及射師田之等也小喪紀者三夫人已下案小會同當為王官伯與諸侯會同賈謂卿大夫會同非也詳小祝疏小饗射者司服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則此饗中當兼有食此饗射依賈說則為侯國使臣來聘王臣與之為饗射然小臣云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注云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賈彼疏謂對大射為小

若然則王與諸侯射亦得為小射不必王臣與聘臣射也小師田者
小司寇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蓋亦謂王命卿大夫率師征伐田
則四時大田之外肄兵取獸之事皆王所不與者小喪紀賈謂三夫
人以下據宰夫注義也今案亦當舍王子弟內諸侯之喪互詳外饗
大史疏云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者賈疏云亦如大司馬羞魚牲授
其祭之等也黃以周云大司馬職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此職如大司馬之法謂如大司馬掌政令之
法也疏以羞魚牲授其祭言誤案黃說是也

軍司馬

闕

典司馬

闕

行司馬

闕

軍司馬典司馬行司馬者賈疏云軍司馬當宰夫肆師
之等皆下大夫四人典司馬當上士八人行司馬當中

士十六人餘官皆無異稱此獨有之者以軍
事是重故特生別名此等皆與上同闕落之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

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猶差也以功大小為差

疏

掌六鄉賞地之灋者計功之大小以為授地之差司勳之官法也
注云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者據載師文彼先鄭注云賞田者賞
賜之田是也云屬六鄉焉者釋經以賞地係六鄉也載師九等田雖
在大鄉七萬五千家所授田之外以其分布遠郊以內與鄉里相連
比亦附屬鄉邑鄉吏兼掌之左成七年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
賞田申公巫臣曰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
無申呂是凡賞田皆賜以田而不得有其邑與家邑異故六鄉之賞
田可附屬鄉邑也云等猶差也者說文竹部云等齊簡也引申為齊

等又引申之凡階級差次亦稱為等雅廣釋詁云差次也云以功大小為差者賈疏云以下文云輕重視功則賞地大小不定故知以功

大小王功曰勳輔成王業**疏**注云輔成王業若周公者賈疏云以其為差王若周公若周公言王繼王身而言明據王之位業而說

耳以周公攝政相幼君致太平還政成國功曰功保全國家**疏**曰功王是輔成王業之事故以周公託之

者說文力部云功以勞定國也案許訓與下事功曰勞注義同散文得通也注云保全國家若伊尹者賈疏云以其言國繼國而言故

知是保全國家者也以伊尹比之者以湯時天下太平湯崩孫太甲即位不明政事伊尹為數篇書以諫之諫既不入乃放之桐宮三年

思庸復歸於亳國家得全故以伊尹擬之耳民功曰庸法施於民**疏**民功曰庸者與大司

注云法施於民若后稷者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下云厲山氏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是也以后稷教民

稼穡亦民功之事功曰勞以勞定國**疏**事功曰勞者說文力部云勞勩事故舉以相擬國若禹**疏**也注云以勞定國若禹者祭

法云以勞定國則祀之下治功曰力制法成治**疏**治功曰力者晏子又云禹能脩絲之功是也

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鮮此以治功行賞稱力之證說文力部云治功曰力能圍大災疑本賈侍中

說亦得備一義注云制法成治若谷絲者賈疏云以其言治言力故知制法成治出其謀力案虞書帝謂谷絲曰蠻夷滑夏寇賊姦先

汝作士五刑有服是谷絲制其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刑法國家治理故以谷絲擬之戰功曰多司馬法曰上多前虜**疏**

戰功曰多者說文多部云多重也案多訓重而以為戰功之名猶最訓積而以為課最之名並取層案無上之義書文侯之命云女多修周禮正義五十七中華書局聚

周書皇門篇云戎兵克慎軍用克多國語晉語云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管子入觀篇云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又小閒篇云昔者吳干戰未闕不得入軍門國子擴其齒遂入爲干國多並戰功曰多之證賈疏云此上六者皆對文爲義若散文則通是以春秋左氏云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不云舍爵策多是通也注云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者剋卽勉之俗二人戰功詳史記漢書本傳引司馬法曰上多前虜者今司馬法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卅部云虜獲也上多謂戰功高者爲上前虜謂虜獲多者居前賈疏謂以功多爲上居於陳前虜獲俘囚疑非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

之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疏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者今漢祭功臣於廟庭

旌功報祭之典也云司勳詔之者賈疏云以其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也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案依注說則詔爲

告春官依賈說則兼詔司常明經詔通舍二事足補鄭義左昭四年傳杜洩說叔孫豹受王賜路事季孫爲司徒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

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彼書勳爲司空而司馬不與者孔疏謂春秋諸侯法不與禮同是也注云銘之言名也者祭統云銘者自

名也釋名釋言語云銘名也記名其功也段玉裁云之言者言銘當爲名之假借也小祝置銘今書作名士喪禮今文銘皆爲名古二字

通用周禮惟臬氏銘字訓爲刻之詒讓案左襄十九年傳云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集銘論云周禮司勳凡有大

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言時計功者也案蔡以左傳計功與此銘功文合故舉以證義非謂此經專據諸侯言也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

人與其功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大常爲王旌見巾車司常
大司馬諸職大行人五等諸侯國皆曰建常則凡旌旗通得稱常故
經特著王之大常以示別異士喪禮說銘旌云書銘于末曰某氏某
之柩若然此銘功王旌疑亦當書於大常之旂云某子之旌其功於
六功居何等亦得附書矣韓非子大體篇云故致至安之世雄駿不
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此銘書於大常卽
所謂創壽於旗幢也云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者鄭蓋謂此大烝卽大
宗伯六享以烝冬祭先王謂配享孟冬之時祭對大司馬中冬獻禽
享烝爲大烝蓋宗廟爲大祀故四時常祭亦謂之大猶四時常田謂
之大田也唐郊祀錄引馬融注云烝冬祭也臣有功德者則書其功
於司馬爲主祭之鄭卽本馬說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云冬祭曰烝或
卽約馬義也依此經之義則時祭有四功臣配享惟有一祭書盤庚
僞孔傳以大享爲烝嘗則謂秋祭亦配與此經不合孔疏謂烝祫亦
配功臣又謂近代已來惟烝祫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隋書禮儀志
梁何佟之議云祫於秋冬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
知祫尤大乃及之也唐書禮儀志韋挺等議云周禮六功之官皆配
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爲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皆遵鄭學未有將
爲時享詒讓案高堂隆庾蔚之何佟之等說皆以此大烝爲大祫非
時享祭統孔疏亦謂禮功臣得預大祫並與此注義異攷王制有祫
祫嘗祫烝續漢書祭祀志張純奏云祫以冬十月又唐禮儀志開
元二十七年太常議亦云祫以秋冬是祫有在冬之說國語魯語云
夏父弗忌爲宗烝將躋僖公韋注云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
於太廟升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
僖公是也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
祭烝爲備傳曰大事者祫祭也案韋引傳者據公羊文二年傳文魯
語下文又云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唯祫爲有昭穆合食之

典則國語之烝固當如韋說爲禘此即高堂隆等所本劉敞亦據以
 證此大烝即大禘其說不爲無徵祭統說成王賜魯以重祭云內祭
 則大嘗禘是也孔疏謂大嘗禘祭在秋大禘禘祭在夏此大烝與大
 嘗大禘文例亦正同則高堂隆劉敞之說義自得通但詩魯頌闕宮
 孔疏引鄭禘禘志說周禘以夏禘以秋且唯有大禘無時禘王制雖
 有禘烝而鄭彼注謂是殷制則鄭謂周禘不在冬可知禘祭在冬自
 是漢制見續漢志及後漢書張純傳此與功臣配禘並非鄭義而韋
 挺云遵鄭學殆未足信矣又魏書禮志載大和十三年高祖詔引鄭
 解禘云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案鄭諸經注及各書引
 禘禘志並無此義惟公羊文二年何注云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
 祭也徐疏謂出禮記及春秋說文今無可攷豈魏主誤以何注爲鄭
 解乎然鄭謂周禘在夏則此大烝非禘可知凌曙又據詩商頌長發
 云實維阿衡王肅謂禘祭宗廟爲禘祭時功臣皆祭之證案凌說雖
 可通但長發詩敘云大禘也鄭箋以爲郊祭天則不謂爲宗廟之禘
 又月令孟冬令大飲烝鄭注以爲天子諸侯與羣臣飲酒於大學烝
 爲升俎不爲冬祭而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謂即此大烝淮南子時
 則訓高注亦以冬祭爲釋皆非鄭義也又案國語魯語說郊禘祖宗
 之外有報祭左傳昭八年孔疏引孔晁云每於歲之大烝而祭焉謂
 之報此謂大烝又有報祭遠祖之典攷詩周頌豐年敘云秋冬報也
 鄭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孔似隱據彼義未知搞否云詔謂告其神
 以辭也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敘其功爲辭詔大宗伯大祝告所祭
 功臣之神云殷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是也者書盤庚篇文盤作般者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同僞孔傳云
 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賈疏云案彼書注以大享
 爲烝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
 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案此經無秋祭祭功臣之

文賈前說非也賈所引書注即偽傳文故無舉烝嘗與此注義注凡
賈引諸經注亦不盡主鄭學蓋多沿襲六朝舊疏若用師疏引禹貢
注亦據偽傳與鄭義迥異是其證也又孔疏云近代以來功臣配食
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
祭其臣固當止矣案周法當亦如孔說其大祖廟不毀則其功臣亦
世世配食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祖伊尹世世享商高注云享之盡
商世是也云今漢祭功臣於廟庭者王氏漢制攷引漢舊儀云宗廟
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通典吉禮引高
堂隆議云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敘以為位次功臣配食於先
王象生時侍燕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使功臣配食
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
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言有勇
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
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案周大烝功臣配食
之位於經無攷高堂隆據燕禮謂當在堂上賈疏謂鄭引漢法欲見
古時祭功臣在廟庭王聘珍云鄭引漢法者蓋謂漢亦祭功臣爾非
謂古者祭功臣在庭也賈疏失之案鄭意當如王說惠士奇又據孔
叢子論書篇云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
一也謂有位於廟其位在庭又據祭法孔疏引禮問志云春祭蒼帝
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彼五神配食五帝亦在庭為證今案孔叢
王肅偽撰雖不足據而五神配食在庭比例可通周法或當與漢同也
大功司勳藏其貳書藏於天府
又副於此者疏注云副猶貳也者小宰注義同云功書藏於天府者
以其主賞左昭十五年傳云有績而載杜注云功書於策司約
掌邦國約劑亦有治功之約所謂功書也鄭以此職藏功書之貳其
正籍經無所藏之文惟天府云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

之大司寇邦之大盟約亦登于天府此功書即治中約劑之類明亦當藏天府二官相與為官聯也云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者以此官掌賞地之法故副藏書功之籍

掌賞地之政令

政令謂

疏注云政令謂役賦者

賈疏云鄭以政為征征稅也賞地在六鄉之內亦從溝洫貢子法其民亦從鄉之徭役之法詒讓案下云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則賞地賦

雖入受地之家而亦其國賦左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取之是無申呂者既為賞田則賦入國者無多故不能成邑非

謂全無國賦左傳所言

凡賞無常輕重眊功

無常者功之大小不可豫

疏注云無

與此經義不相連也豫定之法也賈疏云賞地在遠郊之內有疆界未給者空之待有功

乃隨功大小給之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

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為采邑者賈疏云先鄭意以

食其一也二

疏注鄭司農云不以美田為采邑者賈疏云先鄭意以

得三頃歲種一頃食之故云不以美田為采邑又以賞田與采邑為

一物後鄭不從者不以美田為采邑亦無文以言之又案載師職家

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自三百里已外為之其賞田任

在遠郊之內何得為一物故鄭不從也詒讓案先鄭以此賞地參之

一食與大司馬令賦下地食者參之一同則以食屬受地之人而言

其說自校後鄭為長但此賞地參分受者食其一其不食者二分入

於王下云唯加田無國正明賞地不食者參之二為有國正非謂授

以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也先鄭云不以美田非經義云玄謂賞地

之稅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者賈疏云采地之稅四之

一與小國入天子同今賞田三之一一分入天子與次國三之一入

天子同江永云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司馬上地
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有者為順注謂王食其一
恐不然案江說是也黃以周說同凡經唯加田無國正又加賜以田
言食者皆不謂王食互詳大司徒疏

所以厚恩也鄭司農云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疏唯加田
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正耳無國正

者釋文云正本亦作征案正征字通詳小宰疏此言加田則受者全
食之與賞地食參之一異也賈疏云言無國正無稅入天子法其民

出稅入主則有之但加田未知所在或可與賞田同處以其仕田在
近郊加田在遠郊可知也注云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

恩也者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加也引申之凡增加並謂之加國語
楚語韋注云加增也加田謂賞田之外增加而賜之田月令季秋收

祿秩之不當注云恩所增加是也賈疏云以其文承賞田之下即云
加田故知賞田之外所加賜之田可知惠士奇云戰國策魏策魏公

叔涇為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涇
讓功於吳起巴寧襲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田二十萬寧襲各十萬

王曰公叔長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此司勳
所謂加田案惠說是也國語晉語云官宰食加章注云官宰家臣也

加大夫之加田彼謂家臣所食於加田取之與此加田異也鄭司農
云正謂稅也者司書注義問亦讀正為征也司門注云正讀為征征

稅也此不云讀為征者文略云祿田亦有給公家之賦貢若今時侯
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者賈疏云漢法穀入司農錢入少府故舉以

為況案賈說非也漢制經用錢穀並入司農續漢書職官志大司農
卿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少府卿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

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
用少府以養天子也是漢制司農掌經用少府掌天子私用非以錢

周禮正義 五十七 五 中華書局聚

穀分入二官也漢侯國所食租稅蓋以戶爲限有餘錢穀則亦入官輸於大司農少府故鄭舉以爲況云獨加賞之田無正耳者對祿田等有征也賈疏云祿田卽采地之稅及賞田之等是也加田是加恩厚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四種大夫已上有采家邑任稍地之等是也又有賞田及加田載師又有仕田及王制圭田圭田卽仕田是有四種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少牢特牲是大夫有田者是知士亦有田之法也案載師士田非圭田亦非大夫以上所受賈沿載師後鄭注之誤詳彼疏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此

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疏掌質馬者敘官注云質平也主農云皆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疏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案此官

主公家買馬之事與質人掌成市之牛馬爲民閒買馬職異而事略同少儀云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馬

資卽買馬之資財也注云此三馬賈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者於十二閑王馬之外別爲官買馬以共用與校人諸官爲官聯職掌亦

互相備也無種謂非王馬所生臨用時向民閒買之故與校人六物不同周書程匡篇有三牧蓋亦謂此賈疏云馬有六種此三者無種

賈以給官府餘三者仍有種馬齊馬道馬其種馬上善似母者其齊馬道馬雖非上善似母者亦容國家所蕃育不買之也鄭司農云皆

有物賈皆有物色及賈直者雞人注云物毛色也謂三物之中綱惡復各辨其毛色若驪黃翰駟之類又差定其賈直之貴賤也綱惡

馬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疏綱惡馬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疏者以下

養治頒授之事並通王閑所畜及此官所買民馬言之亦與校人相贊也注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者此易其字也以亢其

讎左僖二十八年傳晉子犯語杜注云亢猶當也與先鄭訓略同云書亦或爲亢者徐養原云綱亢同音古或借亢爲綱云亢御也禁也者釋文云御本亦作禦小爾雅廣言云抗禦也司寤氏注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亢抗御禦字並通亢御即禁制之義云禁去惡馬不畜也者爲惡馬敗羣則禁御去之不畜於廢莊子徐無鬼篇牧馬童子告黃帝曰牧馬者去其害馬者即此意云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者不從先鄭破字也說文系部云綱維絃繩也又云縻牛轡也廣雅釋詁云縻索也左傳僖四年孔疏云綱是維之大繩後鄭意惡馬不必去但以大索維縻制其悍劣之性久則串習而馴擾也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

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

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買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

任用非

疏

凡受馬於有司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謂給百官府之役載及六軍之戎馬有司即謂馬質也坊記

孔疏引此文謂鄉遂出軍之馬亦國家所給其說甚是蓋鄉遂家賦一人出兵而不出車馬與都鄙丘甸出車馬異其馬蓋由官買以給

鄉遂之家使於牧田共養之詩小雅出車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明戰車之馬非十二閑所畜也其頒養之法

以乘法計之蓋一閭二十五家而給戎馬四匹一族百家則給戎馬十六匹一黨五百家則給戎馬八十匹一州二千五百家則給戎馬

四百匹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則給戎馬二千匹六鄉凡戎車三千乘戎馬一萬二千匹其大數也校人王馬戎馬唯有四百三十二匹

不以給軍則六軍之馬皆馬質所給可知矣又案管子山國軌篇云梁渭陽瑣之牛馬滿衍請駸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駸

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廣而庚子牛馬此侯國出軍官量

買牛馬之證也注鄭司農云更謂償也者司弓矢注義同廣雅釋

言云更償也受卸更之正字穀梁襄三十年傳云更宋之所喪財也

與此義同云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齒毛與買受之日淺養之惡也

者謂責其依所書齒毛買直買馬以償官以其受之日淺而輒死或

是養惡致然故所償重也云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買

任之過其任也者此亦以毛色釋物也此謂雖亦責償但以所書毛

色買以償官不更責其齒與買直之相當以其受之日稍久因乘載

過任致死不關養惡故所償稍輕也江永云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

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買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

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償不責其全償也案江說

似較鄭為長若然入馬耳者蓋欲案驗死馬與所書毛色合否非責

其依毛色以償也巫馬云馬死則使其買粥之入其布于校人是官

馬死亦粥其皮骨等故受官馬者亦責其入皮骨等物之直蓋即以

布償也云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用非用者罪者此

則不償馬亦不償布也賈疏云以其行使二十日以外馬力既竭雖

齊其任養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償鄭見有三等

之法下復云以任齊其行以意量之以為此解馬及行則以任齊其

行識其亦載輕重及道里**疏**則以任齊其行者江永云謂以他重物

齊其勞逸乃復用之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左傳云駕而乘材

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

馬而願自有校人掌之注云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

復用之者賈疏云以其經云馬及行明授行者所載若有馬訟則聽

輕重及道里領齊勞逸乃復用之不得并其勞逸也

之訟謂賣買疏注云訟謂賣買之言相負者賈疏云以馬質主買馬

之言相負疏故知之也詒讓案大司徒注云爭財曰訟鄭意蓋以

馬賣買相負而訟亦爭財之事故云馬訟此官既習辨馬之物色又知馬之賈直故使聽之此亦通公私賣買之訟言之民閒牛馬之賣價雖質人所掌而質人通掌市事不專主馬凡馬訟皆此官專聽其附於刑者則歸於士也

禁原蠶者

原再也天

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與

疏注云原再也者爾雅釋詁文淮南子泰族

訓云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許注亦云原再也案此即今之二蠶齊民要術有夏秋蠶亦是也云天文辰為馬者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為民田時者又辰部云辰房星天時也國語周語云辰馬農祥也章注云辰馬謂房心星也心之所在大

辰之次為天駟駟馬也故曰辰馬爾雅釋天云天駟房也郭注云房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史記天官書索隱引詩汜厥樞云房為

天馬主車駕案辰即房星為馬祖詳校入疏引蠶書蠶為龍精者蠶書漢書藝文志不著錄今無可攷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者爾雅釋

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案大火即房心尾於辰屬卯詳保章氏疏仲春卯月正直其次因以浴蠶種與辰馬相應也賈疏云

月值大火謂二月則浴其種則內宰云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是也若然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注云大昕季春朔

日之朝是建辰之月又浴之者蓋蠶將生重浴之故彼下文即云桑於公桑之事是也案賈謂蠶種有中春季春兩浴說本熊安生詳內

宰疏云是蠶與馬同氣者賈疏云以其俱取大火是同氣也惠士奇云海外北經有歐絲之野在大踵東一女子跪據樹歐絲即荀子賦

篇蠶賦所謂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是為蠶神與馬同形故與馬同氣云物莫能兩大者左莊二十二年傳文云禁再蠶者為傷馬與者以

二者同氣兩大必有一傷故禁再蠶以蕃馬也淮南王書以禁原蠶為殘桑義亦通而與此官職掌無會非此經義也

量人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

渠造都邑亦如之

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也后君也言君容王與諸侯

疏掌

國之法者兼匠人建國營國之事亦量人之官法也賈疏云以其建國當先知遠近廣長之數故也云以分國爲九州者職方氏云辨九

州之國此官掌量其疆域與彼爲官聯也賈疏云謂分諸侯之國爲九州九州各有疆界故詩云帝命式于九圍是州各有圍限也云營

國城郭者匠人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周書作維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二十七里是也詳大宰疏賈

疏云卽匠人云營國方九里之類也云量市朝道巷門渠者賈疏云謂若匠人云市朝一夫經塗九軌巷及門渠亦有尺數謂若門容二

轍三个之等詒讓案說文艷部云艷里中道也重文菴篆文從邑省經與通省作巷渠鄭賈並無釋掌固云樹渠賈彼疏謂渠上有樹則

是溝渠矣王引之謂掌固渠當與據同卽籬落也其說較賈爲長此渠亦當爲據凡城郭宮府皆有門以通出入亦皆有渠以資遮迺此

官並量而爲之故經以門渠同舉矣渠詳掌固疏又案大射儀云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注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

塗數者是凡量步之事並此官掌之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量地度居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

邑以度民卽此量人之事云造都邑亦如之者與封人縣師爲官聯也賈疏云謂造三等采邑亦有城郭宮室市朝之等故云如之但與

之制度大小未必身往耳詒讓案造都邑當通采邑公邑言之周書作維篇云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

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此卽王國及都邑城郭之里數也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卽方九里以此推之則大縣城方三里小縣城

方一里也左隱元年傳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孔疏云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
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
百六十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案孔所推大小都城里數
與作維大小縣亦正同但左傳大中小三等都似與此經大都小都
家邑三等采地正相當而作維所謂大縣地方一則則當小司徒造
都鄙之四都小縣疑卽鄙則當小司徒之一縣又不及中縣與此經
及左傳文制皆不甚相合耳注云建立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立
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者賈疏云按匠人有營國言九里夏后氏
世室及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之等云分國定天下之國分
也者謂分諸侯之國國各有所屬之州若穀梁桓五年傳說鄭屬冀
州莊十四年傳說楚屬荊州等各於當州定其分域也云后君也者
爾雅釋詁文賈疏云謂若典命注公之宮方九百步天子千二百步
之類也知非王后之宮者以其不得先言后故以后爲君也王昭禹
鄭鏐姜北錫並以以后宮爲卽王后之六宮曾釗亦云經先言后宮者
以與國城郭俱言營故類及之而與下所云量者自分二科不可以
爲先王朝也且明言后又安得以爲王乎雖經典亦多訓后爲君然
周官初無是例案王鄭諸說是也云言君容王與諸侯者賈疏云以
其言分國是諸侯若云王卽不容諸侯故變王云后欲容營軍之壘
王與諸侯兩含故也案此亦鄭誤說賈曲爲申證失之

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爲道也玄謂州一州之衆

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師營軍之壘舍者軍所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壁壘又於壘中爲館舍尉繚子戰威篇云軍壘成而後舍是也惠士奇云通典引司馬法曰中壘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四壘四面乘之